

性理



四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

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
純全。未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
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
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
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
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
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
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
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
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
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
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
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
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
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
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
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
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

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

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占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

擗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

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

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

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

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姪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姪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

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
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
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
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
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
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
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
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

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
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
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
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
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
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
句。教者強摳。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
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
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

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

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為恥，末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自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

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

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爲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

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

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一作事○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不思故有惑。不求
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
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
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
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
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
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
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
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
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
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
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
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
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

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

子問於老聃。長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

一作礙

則濯去舊見以來。

一作求

新意。心中苟有

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

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大益。

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之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

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

毋我。○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

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

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

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會。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

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

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譬落教綿密今人多未嘗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

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

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

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旣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旣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

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
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
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
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
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切須
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
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
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

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
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
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
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
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
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
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
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
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
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功夫方有

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肯做功夫。○學者須於主一上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

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此。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
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
功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
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
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
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
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
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
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
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

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
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
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
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
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
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
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
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
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
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

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

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觀顏子

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

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躑躅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

自可超凡入聖○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
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
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
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
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
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若道理纒密去那
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雖有聰
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

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
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
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
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
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
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
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
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
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

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

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

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
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
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
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都不關自身己事
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
步步實做將去○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
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
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

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
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爲學曰
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
說中乘虛接渺按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
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
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
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
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
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
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

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猶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袞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

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

已不如初了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豪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

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

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會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

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

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

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

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

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

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

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

做得此工夫會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

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

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

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

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

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

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合講處。有不

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

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者有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

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

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一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

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

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

見有次序處

一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
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

若是思慮紛然

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

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

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全是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

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

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握。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

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豪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

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是以聖門之學。卽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

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飶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

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

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潛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

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皆肯待人。恐不免但
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
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
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
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
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
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
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
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

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
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
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
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
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
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
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
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
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
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

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

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

去問郊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
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
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
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
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
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
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
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
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撥
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

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
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
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
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
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
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
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事。蓋謂此也。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
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

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

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

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沉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

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

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未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流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

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

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

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

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慮。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

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

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

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伸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伸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

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為。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

夫又何益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

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
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
來涵養。○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
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
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
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
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
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
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
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

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
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
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
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
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
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
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
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
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

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若令廢惰則雖不能常

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

性理大全卷第五
三
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

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

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
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爲己。看
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
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
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
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
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
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
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
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
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
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學問之
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
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
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
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
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
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
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

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曾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

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

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通那萬

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會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

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老草過。

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

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
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
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
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
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
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
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
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

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
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
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
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
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
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
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
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
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
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

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

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而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績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

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踈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云。

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

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

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

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
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
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
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
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
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
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
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
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
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
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
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
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
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
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
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
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
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
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才好。

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

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

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

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蓋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蓋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

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第。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

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上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

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如晏平仲

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

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罔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

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

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

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旣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

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

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

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

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賸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高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

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

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

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

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

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

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

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

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虛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

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醇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

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六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

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當通於禮樂。

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

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

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

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

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

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

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為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

則斂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斂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為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為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為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

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踈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入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

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擁培。非特無以助其生。

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

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由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

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善。皆可變而美。况其生而

美者乎。○為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污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

如蠲鴛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